

【书摘】

# 扑过去吧 鲁迅兄

文\赵瑜



鲁迅与许广平及儿子

《两地书》屢次的版本中,均没有收录许广平于1925年6月30日的回信,然而查浙江文艺出版社的《鲁迅作品全编:两地书》,可以看到这封信。

在这封回信之前,鲁迅连续的两封信,一封是借着酒气耍一番和他年龄并不大相称的无赖:“……不吐而且游白塔寺,我虽然并未目睹,也不敢决其必无。但这日二时以后,我又喝烧酒六杯,蒲桃酒五碗,游白塔寺四趟,可惜你们都已逃散,没有看见了……总之:我的言行,毫无错处,殊不亚于杨荫榆姊姊也。”

若不是看到这最后一句的幽默,前面的话就像一个叉腰纠缠的泼皮无赖。恋爱让一个中年男人回到青春的路上,在这封信里表露无遗。

第二天,酒醒之后的鲁迅“老师”便接到了许广平的道歉信。于是,立即复信,无赖不便再耍了,却仍然幼稚得厉害。“我并不受有何种‘戒条’,我的母亲也并不禁止我喝酒。我到现在为止,真的醉只有一回半,决不会如此平和。”

“一回半”,那醉半回又是如何的详细呢,这男女恋爱中的个个细节,单从纸上阅读总会有角落里的阴凉无法进入。

在6月30日的复信里,许广平极文字的芳香,一边态度严厉地批评鲁迅的吹牛皮耍无赖,一边又暗递着秋波诉说衷肠。批评的文字如下:“老爷们想‘自夸’酒量,岂知临阵败北,何必再逞能呢!这点酒量都失败,还说‘喝酒我是不怕的’,羞不羞?我以为今后当摒诸酒门之外。”而撒娇的文字如下:“那天出秘密窟(注,指鲁迅所住的西三条胡同)后,余小姐及其二妹在白塔寺门口雇车到公园去了,我和其余的两位都到寺内逛去,而且买些咸崩豆,一边走一边食,出了寺门,她们俩也到公园去找余小姐,我独自雇车至南城后孙公园访人去了,大家都没有窠,从从容容的出来,更扯不上‘逃’字,这种瞎判决的判官,我将预备上诉大理院了。”

书信集在出版时由于故意或者疏漏,此时缺失了数封信,此次酒后耍赖的典故在下一封信时,鲁迅终于赢得了许广平第一个昵称“嫩弟弟”。自然,此后的昵称就很多了,譬如小白象,譬如风子。

“嫩弟”这个称呼,首见于1925年7月13日的复信里,在这封信中,许广平应付了鲁迅“老师”的又一次教训,鲁迅的教训大致是这样的:屢次登载你的文章,不是因为你的文笔优美之极,是因为我们《莽原》在闹饥荒。还有就是,鲁迅拼命地想组一些评论文字,而投稿者多是年轻人,不是写散文就是写诗歌。杂志编得像是“骗小孩”的杂志,所以鲁迅警告许广平:而偏又偷懒,有敷衍之意,则我要加以猛烈之打击。小心些罢!

许广平在回信里附风弄雅,“……嫩弟近来似因娇纵过甚,咄咄逼人,大有不恭不状以对愚兄者,须知‘暂羁’、‘勿露’……之口吻,殊非下之对上所宜出诸者,姑念初次,且属年嫩,以后一日三秋则长成甚速,决不许故态复萌也,戒之念之。”

一个女儿家,把比自己长十多岁的一个男人当作嫩弟弟来看,不用说,一定是想对他好的。

而喜好教训人的“老师”鲁迅兄,面对如此顽劣的姊姊,也没有更好的办法,只能举起手投降。人世间,最美好的事情,不过是遇到一个懂得自己女人,而且她的怀抱时刻是朝自己张开的。

扑过去吧,鲁迅兄。

摘自《小闲事》之十三:嫩弟弟

【作家访谈】

# 鲁迅与许广平： 躲藏在《两地书》中取暖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魏如松

1936年10月19日,一贯言辞激烈、最富战斗性的作家鲁迅,病逝于上海的寓所。鲁迅在我们心目中是金刚怒目的战士,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神化,似乎不会沾染带有人间烟火气的爱情。

现居海南的作家赵瑜新近出版《小闲事》一书,挖掘鲁迅大量书信资料中隐藏的情感秘密,告诉我们,鲁迅的爱情里同样有隐约的暧昧、甜蜜的相思,甚至孩子般的淘气和耍赖。恋爱中的鲁迅更加率真,将自己的柔情完全袒露。由此,我们可以认识永不过时、最真实的鲁迅先生。并在趣味盎然的阅读中,感受小闲事里真爱的温暖和力量。

## 鲁迅的好处在于他的洁净

海南周刊:你之前出版过小说《暖昧》?这个名字好,很适合用来形容你笔下的鲁迅先生。你不会把这本《小闲事》也当作小说来写吧?

赵瑜:那倒没有,我对鲁迅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定下来的,是一种客观的热爱。

其实,鲁迅的作品我并未全都读完。但是,鲁迅的书信集,我是读完了的。《两地书》更是多读了几遍,我觉得鲁迅是一个非常有语言天分的人,如《野草》,那些句子多好,真的像他们家后院枣树上的枣子一样,一粒是甜的,另一粒,也是甜的。

海南周刊:作为七零后,你最早对鲁迅先生感兴趣是什么时候,中学还是大学?

赵瑜:我想想啊,中学时我喜欢金庸先生的小说,还尝试着自己写过武侠小说,但未遂。因为我当时认为写武侠小说必定要练一套自己独特的武功,我后来挖空心思地去创立武术招式去了,小说便搁下了。

对鲁迅感兴趣,我觉得应该是工作以后,因为大学时我喜欢上了诗歌,我写诗,办诗社,我在诗里种庄稼。总之,鲁迅先生那个时候在图书馆的某个角落里。

海南周刊:你是说,是工作以后才对鲁迅感兴趣的?

赵瑜:我觉得鲁迅是一个工作以后才能感兴趣的人。

海南周刊:为什么这么说?

赵瑜:因为一定年纪做一定的事情,若是念初中的孩子们都喜欢鲁迅,那郭敬明会哭的吧。

海南周刊:你是不是说人的理解能力?

赵瑜:是的,鲁迅是属于发力较晚的,你看看他一生,前半生都在操劳,1918年发表《狂人日记》时,他已经38岁了。1925和许广平恋爱时,他已经45岁了。他的文字,是他深厚积累的一种表达。这个时候,你让一个中学生强行地去喜欢他,我觉得稍显郑重了。所以,我觉得还是晚一些接近鲁迅比较好。

鲁迅这个人的好处,不是文学的修养,包括学问,当然我认为鲁迅是大有学问的人,尽管国内有一些专家已经考证出鲁迅的学历是中专肄业。鲁迅的好处,在于他的洁净,精神的洁净。

## 喜欢鲁迅首先要真诚

海南周刊:看来,你对鲁迅的确有偏好?

赵瑜:我偏好先生的真。我觉得民国人才较多,如鲁迅这样真的人不多。

海南周刊:可是,有人在网易还有当当网的读书栏目里跟帖,说你的文笔有些八卦,是不是有些破坏鲁迅的真?

赵瑜:我没有八卦,我只是说了一些你们没有看过的东西,又或者你们看过了却并没有理解的东西,我把一块土豆从泥土里刨出来,那被泥土包围的土豆,你们看了一眼,只记得那泥土的模样。但当我用清水将泥土冲洗干净,露出那土豆的干净,你们才发现,啊,原来这土豆这么可爱啊。其实,我不过是将被神话的鲁迅先生从泥土里刨出来,洗净他身上的彩雕和泥土而已。

海南周刊:整部《小闲事》,几乎都是闲笔,全部都在津津于鲁迅和许广平的花边新闻,你觉得鲁迅真的是一个懂得感情的人吗?

赵瑜:是闲笔,写的的确也都是闲事,但是,因为鲁迅不是闲常人等,所以便有了意思。鲁迅真的是一个懂得感情的人吗?我坚决觉得,这个吗字,应该去掉。鲁迅有朱安女士在先,若是懂得感情,何必那么守身如玉。

当然,利用朱安女士来攻击鲁迅的人很多,最好玩的或者说最无知的竟然还有人说鲁迅犯了重婚罪。我觉得说鲁迅犯了重婚罪和说鲁迅的学问不好一样值得鄙视。这些都是可怜的人,想攻击人,借以佐证或者提高自己,但又不知从何处下手。

鲁迅自然没有犯重婚罪,因为我们不可能拿今天的婚姻法来治鲁迅的罪,还有,更没有办法拿鲁迅的学历来衡量他的学问。

海南周刊:怎么样才能知道,一个人是不是喜欢鲁迅呢?

赵瑜:噢,那要记住两个日子,一个是1925年3月11日,鲁迅接到了许广平的第一封信,其实,这封信掀开了鲁迅生命的另一页。这封信里装了一个春天。

还有一个日子就是1936年10月19日,这一天早晨,鲁迅的身体死了。

## 鲁迅需要被重新阐释

海南周刊:最近鲁迅先生的一些文章从中学教材上跑掉了,你知道这个逃跑事件吧?

赵瑜:这个案子很有名,我当然知道。

海南周刊:你如何评价这件事情?

赵瑜:我觉得是好事情,鲁迅如果活着,他也会高兴的。什么东西的好与坏,应该是自然地被别人感知,而不是靠强迫。但是,我想要表达的是,鲁迅需要被重新阐释,而不是被稀释。

海南周刊:我听说你也喜欢沈从文,你又喜欢鲁迅。可是这两个人是有矛盾的啊?

赵瑜:是啊,的确有矛盾。鲁迅误解了沈从文,在鲁迅致钱玄同的书信里,两次辱骂沈从文,其实都是误解。但这和我喜欢这两个人并不矛盾。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便是有独立的精神,绝不会出卖自己独立的审视。

海南周刊:关于鲁迅恋爱的书仿佛也出版过不少,在采访你之前,我百度了一下,仿佛有过类似的。你的这本《小闲事》有什么别致的地方呢?

赵瑜:你是想让我吹牛呢,还是想让我谦虚。

海南周刊:你都尝试着表达一下?

赵瑜:我想吹一下牛吧。反正鲁迅先生是孺子牛,我来吹捧一下他,也算是正当吹捧。我有一种感觉,是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。鲁迅是不是一个懂感情的人,许广平是不是幸福,在两地书里轻而易举。而且,两地书的1932年上海青光书局的版本,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来的版本。我只是想说,这个世界上,所有喜欢或者靠近,皆因为有某种气味或者磁场的相似。如果你认真地翻看过鲁迅的书信集,然后再来看我的《小闲事》。我相信,你会懂得,我为什么如此偏爱鲁迅。

借用一句网络语言来表达,是这样的:我偏爱的不是鲁迅,是真。



《小闲事》赵瑜著 武汉出版社 二〇〇九年九月



赵瑜简介:

男,1976年生,河南人。中国作协会员,现为《天涯》杂志编辑部副主任。写散文,曾出版散文集《小忧伤》。出版长篇小说:《我们都是坏孩子》《我鄙视你》《暖昧》。现居海口。